

《红楼梦》外编之二

# 芳官



钱世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white, decorated with several large, stylized leaves in various shades of blue. The leaves are cut out or layered,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 The largest leaf is in the center-right, with others scattered around it, some overlapping.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clean and modern.

芳 官

钱世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外编之二

芳 官

钱 世 明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75 字数：82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319册

ISBN 7—5378—0001—4

I·1

定价：1.40 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红楼梦》外编”之二。作者追踪足迹，遵循《红楼梦》原著的线索，描写了芳官自离开梨香院后，遭到的种种不幸和凌辱，表现了她们对恶势力的不满和抗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故事悽婉动人、文字清新简丽。

## 目 录

第一回	闻遣散芳官思后路 护悲悽宝玉探前情	1
第二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牡丹亭翻成梧桐雨	20
第三回	设祭典痛打负心狼 遭奸谗决离怡红院	43
第四回	惊悲讯薄酒奠晴雯 发幽情清荷酬宝玉	63
第五回	设奸计激怒烈优伶 披彩衣重登花世界	84
第六回	广兴园打炮初惊座 长乐里安居竟起嫌	105
第七回	因妒成仇淫伶捣鬼 乘危投好纨袴行奸	125
第八回	娇侍婢境迁充主妇 美坤伶梦醒识狼心	142
第九回	抗淫威刚烈死芳官 会山门悲凉结大梦	161
后 记		177

## 第一回 闻遣散芳官思后路 护悲悽宝玉探前情

话说这年正月刚过，宫中一位老太妃病薨了，皇上至性纯孝，下诏举哀，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于是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节守制。贾府中贾母婆媳祖孙等皆为命妇，故每日俱入朝随祭，寅时出门，至未正以后方回。太妃灵柩在大偏宫停过三七后，方请灵入先帝陵。这陵在孝慈县，距京都往返有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宁国府的贾珍、尤氏夫妻二人也少不得要送灵至孝慈县山陵去。这么一来宁、荣二府便无人主家，众人计议之后，便报了个“尤氏产育”，把尤氏留下，腾出身来协理宁、荣两府诸事。又托付薛姨妈照看众姊妹，因此薛姨妈也只得挪进大观园里来

住，由于贾母千叮咛万嘱咐托她照管林黛玉，她便住进了潇湘馆。

且说朝廷有敕，官宦人家一年之内不许音乐歌舞，诸官宦宅中凡储有自家戏班子的也就把班子解散，男女优伶一概蠲免遣发了。贾府里主事的尤氏和薛姨妈、探春等一商议，也决定把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全打发了事。这日，王夫人从陵地回家来，尤氏便把这宗事回了，且说：“这些学戏的女孩子原是咱们花钱买来的，如今虽不学唱儿了，尽可留着当丫环使唤着，只令教习们自去也罢了。如也把她们全白白放了走，钱不白花了？太太看，这么打发法儿可使用的？”王夫人沉吟道：“话倒是这么说，不过，这些学戏的却比不得使唤丫头们——虽是买来的，她们倒都是好人家的女儿，因家大人们无能，才卖了她们，让她们学唱戏，装丑弄鬼的几年也怪可怜见的。如今不如趁这机会，给她们一人几两盘缠银子，放她们各回故里吧。当初祖宗手里也是有这个例的。咱们要强留下她们当丫头使唤，损阴坏德，还显得小器。”说到这儿，王夫人略停顿片刻，继续说道：“先前一些买来学戏的，虽有几个老的还在，那也是她们各有原故，不肯回去，所以才留

下来使唤，长大了配了我们家里的小厮们。”尤氏因笑道：“那么这样吧：我们也问一问这十二个，有愿意回去的，就找人带个信儿，叫她们家里父母来领走，给她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当，倘若不叫上她们的亲人来，只怕有混帐人冒名领了出去，转手又卖了，岂不辜负了太太的恩典？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使唤。太太看如何呢？”王夫人笑了，点头道：“你想得妥当，由你去办吧。”

要发遣梨香院女孩子的事，教戏的教习们先得了信儿，跟着，十二个女孩子也都知道。教习共有五个，原都是搭班唱戏的戏子，除了一个是老成些的，余者不是饮榷亦醉之徒，即折柳攀花之辈。内中一个唤姚菊卿和一个唤朱久福的，性最淫邪，年少时皆因相貌姣好，歌喉流畅，在官宦府中充为男妾，后在班子里唱戏，淫遍班中女伶。这两个东西自到贾府充任教习以来，虽皆三、四十岁了，因早将胡须根根拔净了，又涂脂擦粉，犹似二十许大，见了这一班水葱儿似的十二个苏州女孩儿，四只馋眼便如两个见了鱼的猫眼一般，口水也不知流了几缸，无奈慑于贾府威势，又有个贾蔷——梨香院的总管在



一旁盯着，连他也不敢放肆地拈这些花儿，只不过搭巴上个龄官，他俩岂敢妄为？如今得了遣散的消息，姚菊卿便与朱久福暗自商量道：“这两年望着十二枝嫩生生的花儿，干馋不到手。如今晚要散伙了，还不乘着乱劲儿尝尝滋味，品品鲜儿？”朱久福咂咂嘴摇摇头道：“你当我就不想？她们是贾府买来的，岂是可由咱们任性子动一指头的？”姚菊卿道：“她们就要被发放回家，贾府已不再把她们当府里的人，不趁这会子玩玩，那还有日子玩？玩完了，咱们拍屁股走了，她们也卷铺盖，谁还管这些闲事？”朱久福这才眨眨眼一笑，说：“嗯，就这样了，我都要憋死了！”两个计议定了，又嘀咕了一阵，便把唱小旦的蕊官找来了。这蕊官方十三岁，长得鸭蛋脸儿，清眉朗目，身材丰满，个头儿倒象十五、六的。她是去年初才买来，为顶死去的药官之缺习学小旦。她少言寡语，跟谁说话都先抿嘴一笑，别有一种妩媚风韵。姚菊卿是教旦角的，早对蕊官起了意。此时，他眯缝着淫邪的眼，笑着问蕊官道：“你可知道咱们要散去的消息了？”

蕊官抿嘴一笑，道：“听藕官和芳官说了。”

“唉！”姚菊卿叹口气，怅怅然地看着蕊官道：“你是个开窍的孩子，心里有露水儿，虽才跟我学了一年的戏，就入了门不说，还实在是棵有出息的苗儿，可惜我不能再教你了。”

蕊官顿觉鼻子一酸，低下头去，双手抓着袄下襟。姚菊卿便向一直坐在旁边的朱久福递个眼色，朱久福站起来走近蕊官，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你师傅可把你当成心尖子哩，他常对我说他教了上百个徒弟，你是最有灵性儿、最开窍的一个。”

蕊官听罢，一弯膝就给姚菊卿跪下了，哽咽地说：“我忘不了师傅传授的恩典！”

姚菊卿趁势探身双手把蕊官抱起来，道：“好孩子，今晚掌灯后，你來找我。我把《惊梦》杜丽娘的身段给你细整理一下，再教你几手我掏心窝子的绝活，不论你日后吃不吃这碗饭，我教给你，也不枉我喜欢你一场了。”说罢便从袖子里掏出绢子擦起眼来，还凄然地张开嘴长吁一声，似胸中填塞着无限抑郁。先因听到“晚上掌灯后，你來找我”而一怔的蕊官，听罢姚菊卿的话，感动得粉泪阑干，抽抽咽咽地点头应了

声：“嗯。”便退出房门。姚菊卿和朱久福望着蕊官去了，二人相视噗哧一笑，为鱼儿要吞钩了，颇为得意。忽而，朱久福道：“哎呀，忙中有错！”姚菊卿忙问：“有什么破绽吗？”朱久福道：“破绽倒没有。只是忘了嘱咐她回去不要对别人讲。”姚菊卿笑了，道：“这你放心，学戏的孩子哪有傻子？她肯把师傅偷传技艺的事告诉人吗？”朱久福以为在理，便放了心。两人只盼天快黑，好行美事。

蕊官回到自己下处，一进门，见屋里坐满了人：唱正旦的芳官、老旦茄官、大花面葵官、小生藕官、丑豆官等都在，有的盘腿坐在炕上，有的坐在椅子上，豆官竟坐在茶几上。众人见蕊官回来了，便问：“姚师傅叫你干什么？”蕊官道：“师傅念我们师徒一场，眼见要分开了，嘱咐我以后莫把功夫扔掉。”她见众人没有回答，便问：“你们商量什么呢？”豆官道：“能商量什么呢？还不是以后怎么办的事！”蕊官问：“散了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众人把目光都注向芳官，艾官道：“芳官，你接着方才说呀。”芳官内穿水红绫子棉袄，披着件湖蓝缎子面染猫皮挂里子、兔皮沿边的皮袄，头上松松地挽了两个

髻髻，紧靠着被褥垛坐在炕里，银盆似的脸上，因为屋里暖烘，两颊泛起红晕。她那双水铃铛儿似的大眼怔怔地盯着地下的炭盆，款款说道：

“我的主意是打定了。如果府里真的听我去留，我就留下来，我出去干什么？让我那黑了心的舅舅领回老家，再把我卖了？倘或还卖到大官宦家当戏子，也许好些——可这怎能够呢？有戏班子的人家都在发遣人，岂有再买进的道理？倘或卖进班子里，或那见不得的下处，我还指望有出头的日子？留在这儿，当个丫环，吃口安生饭……”说到这里，她眼圈儿红了。她掏绢子擦擦眼，仰起脸儿来，叹口气，接着说道：“左不是这条贱命罢咧，当丫环伺候人，总比干迎来送往的勾当强些吧？”说罢，泪珠成串地滚了下来。听了她的话，艾官、豆官已先呜呜地哭出了声，余者也无不惨怛，或垂头饮泣，或黯然叹息，藕官一边用袄袖拭泪，擤着鼻子，一边说道：“芳官说得是，爷娘狠心能卖我一次，就能保不卖二遭？我也不出去了，反正从家里一卖出来，也没指望能活着回去，走一步说一步，听天由命了。”豆官哭着道：“我是父母皆没了，为了安葬爷爷，由族里人卖出来的。拿我的卖身钱埋了苦命的爷爷之

后，我好歹也为他送了丧，在他棺材上撒了把土，我即使出去，又上哪儿呢？”说完，一头伏在她旁边坐的艾官的肩上，号啕痛哭了。蕊官此时早把刚才从姚菊卿房里出来有的喜悦丢到一边，想到自己也因家里生计艰难，才被卖给贾府的身世而啜泣起来。

晚饭过后，蕊官回到房中。她这间屋住着她和藕官、芳官三个。朝夕相处，三个人自比与别人更加亲密。那藕官是唱小生的，与小旦在戏里常扮夫妻，故而与蕊官最相好，平素间竟也拿出“丈夫”、“郎君”的情分对待蕊官，小姊妹们只道她俩相亲相近，唯有芳官知道藕官是把蕊官当成“娘子”、“爱妻”的。蕊官比藕官、芳官小两岁，孤身在此，得到两个的疼爱照顾，也把她俩当成亲人，故而这三个的关系与众人相较更进一层。蕊官回到房中，拨旺了炭火，芳官和藕官也回房来了。蕊官拿着火筷子，抬眼冲芳官、藕官一笑，道：“瞧你们两个，干什么都耷拉着脸，往日的笑容都哪儿去了？”藕官拉起蕊官的手，拉到炕沿并肩坐下，问：“你打算怎么着呢？”

蕊官默默地避开藕官关切、亲昵的目光，把

脸转向墙。芳官走到炕沿，挨着蕊官另一边坐下，抬手托起蕊官的脸，问：“你想回家去？”

蕊官摇摇头。藕官一下搂住她的肩，道：“和我们一起留下，咱们永不分开。”

蕊官这才秋波闪动望望她俩，说道：“我想随师傅去，到外边唱戏去。”

芳官和藕官不禁一愣。蕊官道：“实对你们说，姚师傅很喜欢我，今晚要我去见他，他要传授我绝艺呢。你们想，我岂能辜负师傅的美意？所以我想……”

藕官不待她说完，把手从她肩上放下来，怅惘地站起来，痴痴地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何况你我不过是朋友罢了！”便伏在门框唏嘘呜咽地哭了。蕊官忙一步跨上前，扳住藕官的肩，用绢子为她擦泪，自己也酸楚地说道：“你别、别这样，我到外头戏班子唱戏去，也忘不了咱们的情分呀。”芳官听藕官的话想笑，见藕官和蕊官的情状又笑不出来，她红着眼圈过来劝道：“都别哭了，谁又没死。蕊官愿去唱戏，也是她的志向，你要这么难舍难分的，也灰了她的心。人生的路儿长着呢，日后准就没见面的日子了吗？”蕊官也说道：“好藕

官，都怪我不是，惹你伤心，我也是为了找一条出路啊。师傅说我是唱戏的苗，只要我好生跟着师傅，或许有唱红了的一天，那时候，你不也要为我高兴吗？”藕官一下抱住蕊官哭道：“你——”只说一个字，便说不下去了。

芳官转身点上灯，三个坐在灯前，沉默不语，只听炭盆里的火炭烧得噼噼啪啪爆响。良久，蕊官说道：“我该找姚师傅去了。”藕官噤着嘴发呆，芳官道：“你去吧，别耗太晚，我们等你回来再睡。”

蕊官出去了，芳官摇着藕官胳膊道：“别自找烦恼了，你呀太痴情，原先跟药官就因唱戏装夫妻装糊涂了，真过起夫妻似的情义来，如今又把蕊官当成你的媳妇了，你呀，人儿不大倒是情种一个！”两人闲聊了好久，藕官说：“快起更了，走，咱们偷着看看姚师傅教她什么绝活去！”

蕊官一到姚菊卿房里，姚菊卿真个春风满面，手把手地教起她《牡丹亭》中《惊梦》一场的做派来，把那手、眼、身、步掰开揉碎地讲说着。不一会儿，朱久福推门进来了，他顺手销上门，坐在八仙桌旁看着姚菊卿教戏，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轻叩着桌面拍着板眼。姚菊卿

忽而停住，道：“你是扮杜丽娘的，此时柳梦梅对杜丽娘唱：‘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蕊官忽地脸一红，抿嘴微笑，点了一下头。姚菊卿又说道：“知道？这是柳梦梅要杜丽娘到僻人处去干那事。所以，你的作派要作出羞态，问那句‘秀才，去做什么？’要低声，有难于出口的意思，可心里却是明白的，乐意的。来，我且扮小生，咱们合一遍。”说罢，他便轻声哼着“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蕊官便做羞态，低问：“秀才，去做什么？”姚菊卿又轻唱道：“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揜着牙儿苦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蕊官又做羞态，把手抬起一遮脸，微一转身。姚菊卿道：“还不够味儿。我得讲给你听：这‘袖梢儿揜着牙儿苦’是什么意思？”蕊官摇摇头。姚菊卿道：“这就是了，你不懂，才做不象。且听我细讲给你听——”便绘声绘色讲起淫邪之事来。蕊官听了，耳朵登时发烧火燎一般，朱久福说道：“你要学好这个做派，不干一回那事怎能明白？咱们行里有句话：要想学得会，就跟师傅睡。”蕊官羞得僵住了。这时，姚菊卿一手搂肩一手抱腿，就把蕊官抱起



来，说道：“他说得对，让我教你真格的吧。”蕊官猛地惊醒，连说道：“不，不，师傅，师傅……”一面在姚菊卿怀里打挺挣扎，姚菊卿先亲了她一口，道：“咱梨园行，这是家常饭，一回疼二回美，三回之后你还离不开这事了呢！”

就在这时，门被捶得山响，姚菊卿一惊，蕊官从他怀里跳下来，跑过去开了门。芳官和藕官闯了进来，蕊官扑进藕官怀里大哭，芳官迈上一步，蛾眉倒竖，杏眼圆睁，怒对姚菊卿和朱久福。这两个家伙作贼心虚，顷刻间都惶惶然手足无措了。双方对峙着，芳官胸脯气得一起一伏的，冷笑道：

“好一个姚师傅，好一个‘教绝活’！你们真是披了人皮的畜牲！我们可怜巴巴的，被卖到这儿学戏，孤零丁的，你们还打我们的主意，你们能算人吗？”

藕官一跺脚，狠狠朝姚菊卿、朱久福啐了一口唾沫：“呸！”芳官说声：“走！”转身搂着蕊官和藕官走出房门。

姚菊卿和朱久福兀立地望着披着青白如水的月光的三个人影，向幽深的花径中走去了。